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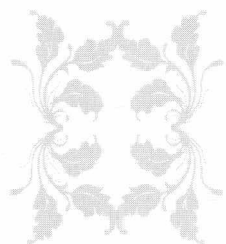
柳鸣九 主编

SERIES
SELECTION

叶芝精选集

傅浩·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叶芝
精选集

傅 浩 编选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柳鸣九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芝精选集 / (爱尔兰) 叶芝著; 傅浩编选.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402-1862-1

I. 叶… II. ①叶… ②傅…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爱尔兰-现代
IV. I56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929 号

叶芝精选集

作 者 [爱尔兰] 叶芝
译 者 傅浩等
责任编辑 阙 明 汤雁秋 郭伟华
版式设计 贾 嘉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32
印 张 22.25
字 数 7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编选者简介

傅浩，一九六三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驻剑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等。曾获尤金·奈达翻译奖、《文化译丛》译文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著有诗集《距离》、杂文集《子时》、武术研究专著《太极拳行知录》、文学研究专著《叶芝》、《叶芝评传》、《英国运动派诗学》等；译有《英语名诗译解》、《沃尔科特诗选》、《二十世纪英语诗选》、《乔伊斯诗全集》、《叶慈诗选》、《约翰·但恩：艳情诗与神学诗》、《叶芝抒情诗全集》、《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诗歌解剖》、《英国抒情诗》等。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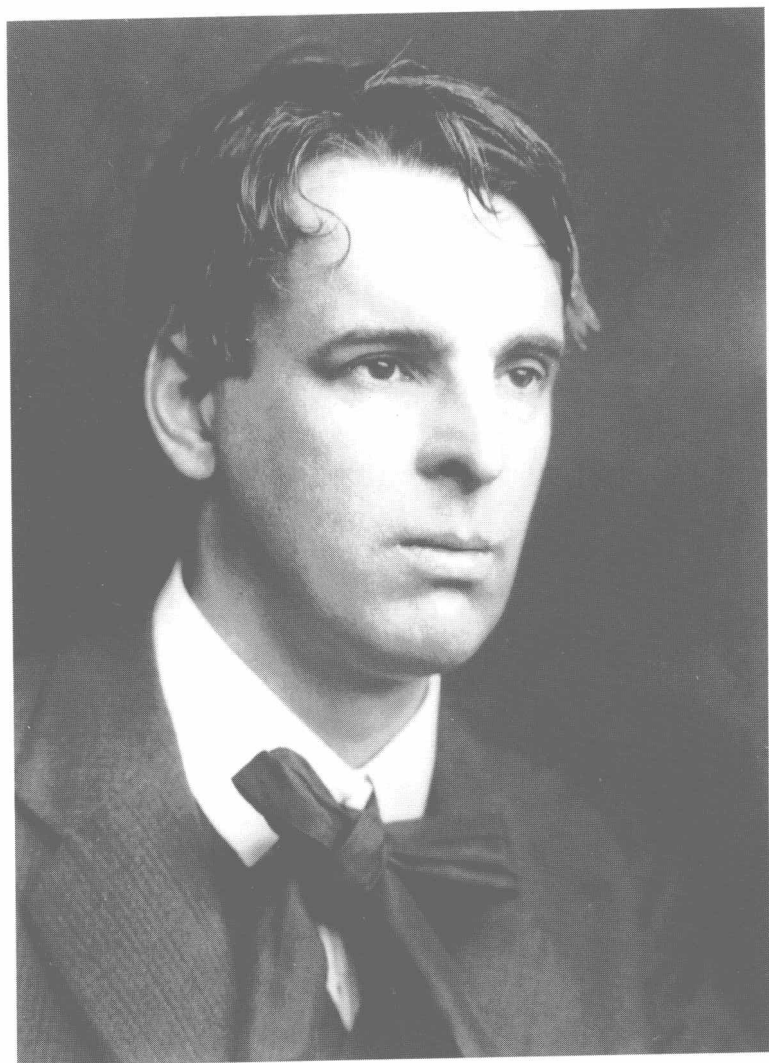
李尧，一九四六年生。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等。译著有长篇小说《人树》（合译）、《树叶裙》、《收藏家》、《浪子》、《凯利帮真史》、《中年》、《摩根的家园》及历史文化专著《牛津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文明》等四十余部。一九九六年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奖”。

白晓东，一九五八年生。西安交通大学英语系副主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著有诗集《人自成诗》；译有《残日》、《诗词格尝试译威廉斯诗五首》；参加翻译《唐诗三百首新译》、《圣经故事一百篇》等。

北塔，原名徐伟锋，一九六九年生。曾任教于北京某大学外语系，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主要著作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吴宓传》、《戴望舒传》等，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八堂课》、《莎乐美回忆录》、《米沃什词典》等。

柯彦玠，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译有《了解女人》（合译）、《乔伊斯全集》（合译）等。主编有《英语幽默精品》和《全新版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等。





叶芝/像



青年叶芝



老年叶芝



毛德·冈



格雷戈里夫人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 walk through the long school-room galleries
 A kind old nun in a white hood replies:
 The children learn to explain & to sing,
 To study reading, - books & history,
 To ~~cut~~ ^{cut} and ~~draw~~ ^{draw} sew, 'n' knit in every thing,
 With best modern way - the children's eyes
 In momentary wonder stare upon
 A sixty year old smiling, purple - man.
 dedaen

叶芝手稿



叶芝墓 (傅浩摄)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书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创作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选编”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八年十月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第五辑

但丁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莎士比亚精选集/方平编选
雪莱精选集/江枫编选
易卜生精选集/王忠祥编选
梅里美精选集/郑永慧编选
施笃姆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罗曼·罗兰精选集/许渊冲编选
纪德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薇拉·凯瑟精选集/朱炯强编选
乔伊斯精选集/刘象愚编选

第六辑

伏尔泰精选集/丁世忠编选
森鸥外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
冈察洛夫精选集/李辉凡编选
蒲宁精选集/顾蕴璞编选
圣爱克絮佩里精选集/刘华编选
萨特精选集/沈志明编选
荷马精选集/陈中梅编选
卡夫卡精选集/高中甫编选
柯莱特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第七辑

芥川龙之介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王尔德精选集/乔国强编选
劳伦斯精选集/冯季庆编选
狄德罗精选集/罗芃编选
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
海涅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欧·亨利精选集/李文俊编选
阿波利奈尔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洛佩·德·维加精选集/朱景冬编选
杰克·伦敦精选集/胡家峦编选

第八辑

威尔斯精选集/王逢振编选
莫里哀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格拉齐娅·黛莱达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德莱塞精选集/朱虹、董衡巽、郑士生编选
泰戈尔精选集/倪培耕编选
夏洛蒂·勃朗特精选集/宋兆霖编选
卢梭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密兹凯维奇精选集/林鸿亮编选
霍夫曼精选集/陈恕林编选
萨德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又译夏芝、叶慈、耶茨) 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他不仅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而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叶芝生于爱尔兰争取自治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时, 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曾与人创建“民族文学社”(1892), 发起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 旨在创造爱尔兰新文学。相应的, 他还与剧作家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①和约翰·辛格等共同创办“爱尔兰文学剧院”(1899), 试图借戏剧形式教育公众, 在现代人间恢复一种高尚的民族精神, 并提高其文化趣味。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叶芝偕妻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在途经哥本哈根时, 他回答当地记者问说, 他这一代人在爱尔兰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文学的创造, 以表现国民性格和感情, 但不带有刻意的政治目的”^②。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他的评语是: “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 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一整个民族的精神。”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佩尔·哈尔斯绅姆在颁奖词中说, 他领导了一个名为“凯尔特复兴”的强大运动,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学, 一种爱尔兰英语文学”^③。他多年的梦想实现了: 他既成功地与本民族保持联系, 又得到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承认。

叶芝一生勤奋, 笔不辍耕, 写出了大量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作品。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 几经

编选者序



天才的神话

傅浩

① 格雷戈里夫人 (1852—1932), 依莎贝拉·奥古斯塔·格雷戈里, 翻译家和戏剧家, 出生在一个富裕地主家庭, 是威廉·格雷戈里爵士的遗孀。在认识叶芝之后, 她开始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感兴趣, 是艾贝剧院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② 威·巴·叶芝: 《自传》, 纽约: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一九五五年, 第五三六页。

③ 霍尔斯特·弗仁兹 (编), 《诺贝尔奖讲演集: 文学 1901—1967》, 埃尔瑟维尔出版公司, 一九六九年, 第一九六页。

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民族意识、个人情感和神秘哲学交织呈现于其创作之中。

二

叶芝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个画家家庭。虽然他的家族是信奉新教的英国移民后裔,他本人所受的也基本上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但他自小就有自发的民族意识。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是爱恨参半的;他恨英国人对爱尔兰的政治压迫和文化侵略,同时又爱使他得以直接学习莎士比亚等大师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广泛流传的英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地位,才使他在十七岁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感到确定身分的迫切需要。一八八六年,在芬尼亚运动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触爱尔兰本土诗人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一八八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第二本诗集《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继续且更集中地以爱尔兰为题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民族感情,爱尔兰被“想像成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玫瑰”。他幻想通过创造一种建立在凯尔特的文化传统之上的英语文学来达到统一两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爱尔兰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现代诗人把他的故事置于自己的乡土背景中,他的诗就会像古代的诗一样更细密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

第三本诗集《苇丛中的风》(1899)的问世巩固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此诗集在创作方法上涉及神秘主义体验,高度体现了诗人早期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占大多数的爱情诗。在这些诗中,诗人的个性面目是模糊的;他往往戴着面具出现在孤立的戏剧性场景中。虽然情调尚未脱尽浪漫主义的滥情和夸张,但总的来说,仍不失为近代英语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一百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滥觞。其实,叶芝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雷克、雪莱等的影响,主张“向后看”:“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取/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库勒和

巴利里,1931》)。在叶芝眼里,贵族是人类精华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与之相对的是保存和传播民间口头知识的乞丐、浪人、农夫、修道者,甚至疯人们。叶芝有许多诗作就是以这些人物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们所说所唱的转述。这些构成了叶芝智慧来源的两个极端。

总之,是“这盲目苦难的土地”——爱尔兰——造就了叶芝和他的诗。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尔本山下》一诗中,他总结了他毕生的信念,并告诫后来的同志:“爱尔兰诗人,把艺业学好,/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以使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兰人。”

叶芝又是个自传性很强的诗人。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思想和经验的实录。所以他的生平和创作之间反差不大,联系密切。他认为,他的一生是一种生活中的实验,后来人有权力知道;尤其是抒情诗人的生活更有必要被人了解,这样,他的诗就不至于被理解为无根之花,而是一个人的言谈话语。^① 一九三七年,叶芝应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之约自编作品全集(后因故未能出版)。他在为诗歌、剧作、散文、随笔与序文等各卷所作的序言中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做了概括总结。他主张写自己主观的切身体验,而非单纯对外界的客观观察。《拙作总序》开宗明义曰:“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但他从不直话直说,像与人共进早餐时那样,而总是有一种幻觉效果。”^②太私人性则欺世,太非私人性则媚俗,妙在私人性与非私人性之间,这就是叶芝的首要创作原则。这决定了他的诗风是倾向于象征主义,而非写实主义的。

他的诗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诚的笔触记录了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尤其是他对友谊和爱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艺术中都占据了显要地位。在《朋友》一诗中,他写到了三位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女友:“现在我必须赞扬这三位——/三位在我生活里面/曾制造欢乐的女士。”

其一是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叶芝认为她使得他以专注于文学。她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以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物质上为他提供理想的写作条件,照顾他的起居。他在她的库勒庄园度过许多夏天,“在凯尔纳诺在那古老的屋顶下找到/一个更严厉的良心和一个更友善的

① 叶芝:《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们》(1910年讲演稿)。参见A.诺曼·杰法瑞斯:《威·巴·叶芝新传》,哈钦森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第二〇八页。

② 叶芝:《随笔与序文集》,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第五〇九页。

家”(《责任·跋诗》),在那里写出了《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的野天鹅》、《库勒庄园,1929》等大量诗作。她还与他一起搜集民间传说,从事戏剧活动,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她翻译的盖尔语神话传说被认为是上乘之作,为叶芝的诗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她的剧作也深受爱尔兰观众的欢迎。

其二是奥莉维娅·莎士比亚(1867—1938)。她是叶芝诗友莱奥内尔·约翰生的表妹,是一位小说家。一八九四年当叶芝正陷于对毛德·冈^①的无望恋情的旋涡里无法自拔时,约翰生把奥莉维娅介绍给了他。她聪慧而善解人意,与叶芝相处得很融洽。他们曾考虑结婚,只因她丈夫不同意离婚而未果。他们同居了近一年,直到叶芝再遇毛德·冈时,奥莉维娅发现他对毛德·冈仍不能忘情,遂离开了他。“额白发浓双手安详,/我曾有个美丽女友,/遂梦想旧日的绝望/终将在爱情中结束:/一天她窥入我心底/见那里有你的影像;/她哭泣着从此离去。”(《恋人伤悼失恋》)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谊;叶芝与她通信比与任何男女朋友都多而详细。他在诗艺、政治、个人等各种问题上征求她的意见,而她的评论非常富有才智。叶芝在她去世后曾对人说:“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在伦敦的生活中心,在所有那些时间里我们从未争吵过,偶尔有些伤心事,但从未有过分歧。”

其三即毛德·冈(1866—1953)。“颀长而高贵,胸房和面颊/却像苹果花一样色泽淡雅。”(《箭》)这是叶芝初见她时的印象。当时他们都二十三岁。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和行动者,为了争取爱尔兰独立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叶芝为赢得美人青睐,追随她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同时也引诱她参加他所感兴趣的秘术实验和戏剧运动。他曾自称,他所做的诸如组织政治、文学和神秘社团等一切事都是为了毛德·冈的缘故。而他对他的不理解长期刺激着他的诗歌灵感。他一再向她求婚,均遭拒绝,却仍为她写下了大量诗篇。有论者称这些作品是现代英语诗歌中最美丽的爱情诗。而她一直与他保持着距离,终于一九九八年向他透露了她与一位法国政客的同居关系。他们的关系一度降温,但给叶芝以毁灭性打击的是一九〇三年毛德·冈与约翰·麦克布莱德结婚的消息。此后,加之剧院事务的烦扰,叶芝的心情很坏,诗风也随之大变。从诗集《在那七片树林里》(1904)到《责任》(1914),诗人逐渐抛弃了早期朦胧华美“缀满剪自古老/神话的花

① 毛德·冈(1866—1953),爱尔兰演员,叶芝恋人。

边刺绣”的“外套”而“赤身走路”了(《一件外套》)。作品语言变得直白朴素,意象变得硬朗明确,开始有了阳刚之气。

后来,叶芝又多次向离了婚的毛德·冈求婚,又都遭到了拒绝。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了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邃、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于叶芝的第二本到最后一本诗集中。在这些诗里,毛德·冈成了玫瑰、特洛伊的海伦、胡里汉的凯瑟琳、帕拉斯·雅典娜、黛尔德等。有论者认为还不曾有过哪位诗人像叶芝这样把一个女人赞美到如此程度。叶芝意识到是毛德·冈对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诗,否则“我也许把蹩脚文字抛却,心满意足地去过生活”(《文字》)。毛德·冈也曾对叶芝说,世人会因她没有嫁给他而感谢她的。

叶芝对爱情的看法一如他对宇宙的看法,是二元的。在早期的《阿娜殊雅与维迦亚》一诗中,他就表达了“一个男人为两个女人所爱”的主题。到了晚期的组诗《或许可谱曲的歌词》和《三丛灌木》及伴随的几首歌等,这种灵魂与肉体之爱一而二、二而一的信念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毛德·冈的爱应该说是灵肉兼有的,很可能最初还是出于对其肉体美的爱悦,但青年人耽于理想的气质使他的爱在诗创作中向灵魂的境界升华:“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亚当所受的诅咒》);“爱你灵魂的至诚”(《当你年老时》)。中年以后,他似乎在较平和的心境里超然把爱情抽象化,当做哲学观照的对象了。而到了晚年,他就好像是做够了梦的佛格斯,洞知了一切,肉体却衰朽了,于是爆发出对生命的强烈欲望:“可是啊,但愿我再度年轻,把她搂在我的怀抱。”(《政治》)

叶芝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看着奖章背面的缪斯女神像感慨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缪斯是年老的,而他变老的时候,他的缪斯却变年轻了。意思是说,年轻时他追求智慧,年老时却又羡慕青春。“肉体的衰老即智慧;年轻时/我们曾彼此相爱却懵懂无知。”智慧与青春的不可兼得,亦即灵与肉的对立斗争成了叶芝“艺术与诗歌的至高主题”(《长久沉默之后》)之一。晚年的叶芝又爆发出惊人的生命欲望和创作活力,自信而无耻地放歌肉欲之爱:“你认为可怕的是情欲和愤怒/竟然向我的暮年殷勤献舞;/我年轻时它们不算什么祸殃;/如今还有什么刺激我歌唱?”(《刺激》)他的诗艺老弥精,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

有一回,一位学者问晚年的叶芝,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叶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智慧。”“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叶芝却又这样认为。但他的中晚期诗越来越向哲学靠近了。对于叶芝来说,诗的内容比外形的

价值大。他认为诗若不表现高于它自身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可言,它首先至少应该是“人可以进入其中漫游而借以摆脱生活之烦扰的境地”^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叶芝一生执著追求建立超乎诗之上的“信仰”体系,而不像一般现代派诗人那样热衷于形式技巧的实验。

诗集《库勒的野天鹅》(1919)就已显示了叶芝开始从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哲理冥想主题。在随后的一本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的前言中,叶芝解释说:“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而叶芝自己却禁不住要把哲学糅进诗作中去。他也承认这本诗集中的某些作品很难懂。例如著名的《再度降临》一诗就利用历史循环说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概念,预言自耶稣降生以来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即将告一段落,世界正临近一场大破坏。因此,要读懂这些诗,必须对叶芝的信仰和哲学有所了解。

叶芝曾经说,没有宗教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在他父亲的影响下,达尔文及其他一些英国思想家的怀疑主义阻碍了他接受正统基督教,而为了反抗他们“对生命的机械简化”,他必需新的精神支柱。大约在一八八四年,叶芝读到了一本英国人撰著的名为《佛教密宗》的书,深受影响。稍后他在都柏林听了印度婆罗门摩希尼·莫罕·查特基对印度教义的阐释,从此树立了他对轮回转世学说的终生信仰(《摩希尼·查特基》)。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一年在伦敦居住期间,他又参加了那里风靡一时的“异教运动”,钻研起东、西方的各种秘密法术,意图通过实验寻求永恒世界的证明,与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来自科学或其他世俗知识的“灰色真理”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类灵魂的奥秘,所以他鄙弃关于物的“客观真理”而追求关于人的“主观真理”。他毕生都对神秘主义保持着浓厚兴趣,曾做过无数秘法方术实验。

他还相信,在各种秘密法术中,有三条自古相传的基本教义:一、人的精神可以相互交流,从而造就一个大精神;二、人的记忆也同样是流动的,且是造化的大记忆的一部分;三、此大精神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招致。后来,他把这些概念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世界灵魂”相等同,视之为“一个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或鬼魂的形象仓库”。作为诗人,为“招致”或表达某种隐秘的境界,他不得不注重作为象征的形象。所以说,这种神秘主义信念是叶芝象征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础。

^① 叶芝,转引自理查德·埃尔曼:《叶芝其人及其面具》,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四八年,第三十九页。

一九一七年,叶芝与乔吉·海德—李斯结婚。妻子为改善他当时的忧郁心境(婚前不久叶芝曾向毛德·冈之女伊秀尔特求婚而遭拒),在蜜月里为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尝试起当时欧洲流行的类似我国扶乩术的“自动书写”来。据她说,这是“为你的诗提供隐喻”。这果然引起了叶芝的兴趣。他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及东方神秘主义等哲学知识对妻子的那些下意识的玄秘“作品”的“散碎句子”加以整理、分析、诠释,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完成了一部奇书《幻景》。这标志着叶芝的信仰和象征体系的完成。书的内容涉及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变化的历史循环说、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心理的个性类型说以及灵魂转世说。通过想像和逻辑,来自各种文化的神秘象征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骨架。但由于该书近乎荒诞不经又驳杂晦涩,遂获得了“庞杂而古怪的伪哲学”或“粗劣而无价值的自制品”之讥。叶芝本人起初希望该书能够被看作是一部神话学而非历史或玄学,称它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神话学的意象库,后来则承认它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幻景》一书可以说是理解叶芝中晚期诗歌和戏剧作品的一把钥匙。它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哲学参照背景、主题和意象,使作品寓意深刻而又免于抽象枯涩。同时他又在埃兹拉·庞德的建议下采用当代的“现实”素材和意象,从而使创作避免了走进概念化的死胡同的危险,在艺术上达到了他所谓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性质的结合”。

诗集《塔堡》和《旋梯及其他》即以叶芝实际居住的巴里利古堡及其间盘旋而上的楼梯为象征,暗示历史循环运动的轨迹和灵魂轮回上升的历程。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个人,都是灵魂的体现,其中阴阳两极力量交互作用,运动形式犹如两个相对渗透的圆锥体的螺旋转动,往复循环,周而复始。这种思想和象征在稍前的《再度降临》和稍后的《螺旋》等许多诗作中都有所表现。而《丽达与天鹅》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则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教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衰亡归因于性爱和战争这两大人类本能。叶芝这一时期所关心的根本问题还是灵魂如何超脱生死,得以不朽。他对赫拉克里特所谓的“此生彼死,此死彼生”的相对主义观点加以重新解释,同时袭用柏拉图的“精灵”说,认为灵魂不灭,它可以不断转世再生,逐渐达到完善境界,即成为介乎神人之间的一种存在——“精灵”,而后不朽。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可借艺术的力量通过“世界灵魂”与阳间沟通。《航往拜占庭》一诗即表达了诗人希冀借助于艺术而达到不朽的愿